

渠县赋

□ 贾飞 (成都)

千古岁月，万年渠江。北依巴山之锦绣，南借华蓥之风光。西取嘉陵之江水，东望巫山之苍茫。秦设宕渠，曾治地于城垣。明称渠县，缘更名自流江。山河依旧在，草木已沧桑。竹筒皆成梦，岁月永流芳。

悠悠历史，渊源流长。芸芸众生，天地玄黄。武王伐纣，巴师勇锐克殷商。高祖出关，賈人歌舞败秦皇。诸葛连弩，三千勇士防城池。板楯射虎，七姓土著义方。王平两战，令曹魏胆破心惊。父子二冯，守国上和睦安邦。李白乘舟，扬艳诗歌在岩壁。元稹尽兴，大唐文风于僧房。季真逸致，闲来题字西岩亭。伯玉寂寞，借酒消愁清溪场。李雄刚烈，率流民成都称帝。万邦忠勇，领亲兵台湾护航。八濠山二张大战，血肉腥风。礼仪城三教合一，流彩飞扬。建立苏维埃，潺潺流水，使命不忘。大战台儿庄，热烈雄风，功绩辉煌。渠江少年，点星之火，血染沙场。宕渠儿女，传红色基因，喜迎解放。

奇山异水，人杰地灵。俊秀溢彩，物种富乡。盐存陡崖，当今位列川冠。煤储深山，历史也称海量。竹枝诗词，左右绣虎雕龙。三汇彩亭，前后非同凡响。村野呷酒，一饮口留余香。蒙山大曲，半醉肝肠回肠。刘氏竹编，驰名大江南北。三汇特醋，远销中外市场。賈人谷，哮天犬声动祥云。老龙洞，娃娃鱼御抵风霜。马鞍山，秋红叶层林尽染。文庙堂，词翰风声势浩荡。六月黄花，早露微润香旭日。汉家陵阙，风雨不侵照夕阳。鸞冠子悟道，名震四海。贾秉铨作诗，冠绝八方。黎希声传经，亲授皇帝。李淑芳爱民，政声远扬。宕渠四子，墨染千秋江水。有志青年，笔刻万仞宫墙。

巍巍大地，百里封疆。万象更新，诗情故乡。旭日东升，看七十年山河巨变。春风轻拂，品新时代日子芬芳。经济腾飞，已得大厦千万间。扶贫精准，又获百姓屡飘。科技创新，周公吐哺纳人才。学风兴盛，教育争先题名榜。高铁连接西陲地，虹桥架通南边陲。投资建设硅谷城，百业兴盛齐登堂。大鹏展翅，扶摇万里已直上。猿猴攀援，蜀道千里是平常。技术革命，西部前茅尚可攀。工业发达，川东翘楚也不让。时代新城，谁人记忆曾蛮荒。人杰桃源，异客曲水流觞。

宏敞天下，山水画廊。賈人精神，忠勇铿锵。秋雨连绵千百夜，春风浩荡万古长。滚滚渠江东逝水，悠悠伟业可永昌。

世界杯随想

□ 许启勇 (广安)

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。很多人的青春早已不告而别，但卡塔尔世界杯依旧精彩如约。接踵而至的比赛让人目不暇接，但几天鏖战下来，本届世界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两位门将。

第一位是伊朗门将贝兰万德。在与英格兰的比赛中，开场仅9分钟，贝兰万德就在扑救时与队友激烈相撞导致鼻骨骨折。通过镜头可以看到，贝兰万德的球衣已被鲜血染红，鼻梁肿胀得如同一座山峰，他起身后脚步踉跄，甚至意识恍惚。医队劝说他下场，但他自己却还想试试。踢了几分钟后，终因无法坚持被担架抬下。他对足球的热爱，对世界杯的不舍，对国家的付出，令人动容。

第二位是沙特门将阿格瓦伊斯。面对志在夺冠的潘帕斯雄鹰阿根廷队，阿格瓦伊斯以5次扑救、2次解围的全场最佳表现，率领沙特逆转取胜，震惊了全世界。比赛中，有一个细节令人难忘：在一次扑救过程中，阿格瓦伊斯膝盖重重顶到队友头部，导致队友陷入昏迷，在坚持完成防守后，阿格瓦伊斯第一时间呼叫队医进场。在队友接受救治、情况尚不明朗的时候，阿格瓦伊斯自责得双手抱头，痛哭不已。所谓铁汉柔情，不过如此。

两个门将经历的残酷时刻，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世界杯的强度与压力之大。而作为球队最后一道铁闸，门将的工作相较之下显得更为艰巨，常常要凭一己之力，挽狂澜于既倒、扶大厦之将倾。所以人们都说，好的门将等于半支球队。

不过门将虽然重要，在比赛中，却常常出现这样的画面：进球时，全队所有球员甚至替补队员都可以紧紧拥在一起，加入疯狂庆祝的行列，而门将只能站在门线前(防止对手快速开球)，默默注视，远远观望，很多时候甚至连镜头都没有，显得孤独而冷清。

这让我想到了常年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。他们就像足球比赛中的守门员一样，坚守在服务群众、保障民生的最后一道防线上。当“风雨”来袭，他们高低抵挡，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；当危险发生，他们果断出击、逆风前行，舍小家为大家，严丝合缝筑牢安全屏障。群众需要时，只要一声令下，他们便挺身而出，义无反顾镇守“球门线”；任务完成后，他们“见龙卸甲”，去留无意，欣慰地注视着充满烟火气的繁华城市，“不带走一片云彩”。

基层工作千头万绪，正如瞬息万变的足球比赛。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与转瞬即逝的机会，基层党员干部在实践中不断提升，在奋斗中练就本领，在奉献中自我实现。他们自然无法赢得象征足球世界最高荣誉的世界杯，却能收获群众的赞誉和口碑，成为群众信任的“最佳球员”。

《成都传》，几经蹉跎，千呼万唤终出炉。成都是中国唯一3000年城址不迁、2500年城名不改的历史文化名城，这放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是罕有的。

易中天先生在《读城记》里有一组感性对比：北京是“城”，广州是“市”，上海是“滩”，成都是“府”。这就是成都了。

什么样的城市才适合我们居住?为什么我们来了成都就不想离开，这就得了解成都这个城市的气质和味道。

在《成都传》中，作者蒋蓝认为：2500多年来，无论成都遭受了怎样的战争洗礼与移民入川，城市的诗意图底蕴从未改变。

什么是诗意城市?是不是有不少诗人写了不少流传千古的诗歌就是诗意城市了呢?蒋蓝在书中是这样解释的：具有诗的想象与诗的生活，将生活之诗与纸上之诗彻底交融，就是成都的城市魅力。

诗意的成都，当然适宜居住，值得品味、了解和书写。

2022年11月19日，我参加了蒋蓝在成都人文艺术图书馆举办的《成都传》分享会。

我出生在自己贡县的一个名叫彭家湾的小村庄，并在那里度过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。彭家湾的每一条沟、每一道坎、每一种庄稼、每一类植物、每一个人，我基本是了解的。成都，这个我已在此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，我却几乎是陌生的。

这似乎有些不多合情理。其实也在情理之中。成都比彭家湾大多倍，复杂多少倍?作为生活在成都的一名普通老百姓，虽每天在城市中穿梭，但主要为一日三餐，为立足，为家庭打拼。这座城市的历史、文化、人物，似乎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。真的没有关系吗?如果你问到彭家湾的曾经、问到庄稼、问到河流、问到彭家湾人，我一个都答不上，你会认同我曾经真的在彭家湾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吗?

历史和现代是共存的。我们在享有现代成都的同时，也应了解一下成都的历史。从分享会出来，汽车在成都的街道上穿行。“这里就是武担山旧址所在地，那棵树下就是曾经有名的望妃楼。”“这个小区里至今还保留着一段几十米的老城墙，这在成都已不多见，小区

蒋蓝和他的《成都传》

□ 彭卫锋 (成都)

居民大都不知老城墙的来历。”蒋蓝一边开车一边向我们讲解着。

蒋蓝熟悉成都，如同熟悉自己的手掌。成都的每一条街道、每一种植物，历史中的每一个名人，他都了然于胸。

给一个人立传已非易事，给一个城市立传，那就是难上加难。

蒋蓝，诗人，散文家，思想随笔作家，田野考察者。仅从这些字眼中，就可见他文章的宽泛性，知识的丰富性、百科性。如果没有这些，没有对成都的了如指掌，怎敢给成都立传?

当然，为一个城市立传，并不是蒋蓝开的先河。《北京传》《南京传》等早已先后问世。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立传，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想法。

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历史总是与幽深、冰冷有关，与死亡、争斗，与刀光剑影有关，是谜面与谜底的关系。如何让大多数读者能深入浅出就能读懂历史，考验着一个作家的水平。

一座城市，其实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座城，也不单单是街道、房屋、公园、绿道、植被和车流这些实体，其主角其实是人，是在这座城市上生生不息的人民。

蒋蓝另辟蹊径，以历史人物为切口，把成都这座城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书写。

人，有体温，有灵魂，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血更有肉。读《成都传》不是要读政治人物，读刀光剑影。而是读人，读人心，读史迹，读风物，读天与地，读诗意成都，读成都自古的性格和味道。

一句话，《成都传》就是一部人与物的命运之书。

在蒋蓝笔下，每一条街道就是一条血管，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一副筋骨。成都这座古城一下就鲜活起来，有了温度，有了温情。温情，就是蒋蓝打开成都历史的方式。

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这样评价《成都传》：在砖瓦、阡陌、钢铁、植物、山川、田野之间，蒋蓝尽力梳理了成都的肌理，捕捉成都的性情，拾取成都的体温。他像写作人物传记一样，去展示成都的性格。一个作家的文化趣味，决定了他的价值判断和文化倾向。《成都传》是充满了历史温情与在场叙事的文学城市传记，发出了明亮而清晰的“成都声音”。

随意翻开《成都传》，你赫然发现，原来世界

海拔落差最大的中心城市竟然是成都；成都身居内地却是比较典型的海洋性气候；全世界最早人工栽培茶叶、最早拥有茶叶交易市场的地区不是福建，而是成都；地方官学的发源地是成都；世界第一张纸币——交子的诞生地居然也是成都……我们一直以为四川话就一种话，原来所谓的四川话，主要是四川的官话。四川话其实还包括客家方言的广东话、湘方言的永州腔。

《成都传》带给我们太多的想不到。

我和蒋蓝虽是老乡，但我熟悉他是从他的文字开始的。《豹典》《成都笔记》《蜀地笔记》《锦官城笔记》《黄帝张猷志》《踪迹史》《蜀人记》一部一部作品读下来，蒋蓝的性格也逐漸在我面前徐徐打开。

有人说蒋蓝就像一只豹子，有着豹的敏捷、灵活和速度。他本人也基本认同这一说法。

在一次作品分享会上，作家马平谈到蒋蓝写作速度时说：“他好像家里存有一个书库，这些文字早已写好，想出版了，取出来便是。”可见，蒋蓝老师出书的速度有多快。

量还须质来做保证。蒋蓝的书，获奖无数，好评如潮。“蒋蓝除了参加必要的活动和讲课外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，常写到深夜。”蒋蓝夫人在与我的聊天中说道。

《成都传》近百万字，300多张珍贵照片，书写人物达100个，其中光是重点人物就有50个。考证，取证，一寸土地一寸土地的丈量，一条街道一条街道行走，面对面的交流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

说到这里，蒋蓝总是一笑而过，很少提及。

而作为一写作者，我了解一笑而过后的那些付出和艰辛。

蒋蓝曾是篮球运动员，更是武术爱好者，习武多年。“四十五岁之前，我一个人和四五五个成年男子对打没有问题，四十五岁后，不行了，因为身体的协调能力差了。”

现实中，蒋蓝不仅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胆识，还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骨柔情。所以，我认为蒋蓝更像一位侠士，是艺高人胆大，仗剑走天涯。他的文字，也如一把利剑，呼呼呼，刷刷刷，剑气裹着寒光，向着目标，一剑穿心。抽剑时绝不拖泥带水，干净利落，还不见血肉。

因为艺高，人自然胆大。蒋蓝在创作中勇于



《成都传》蒋蓝/著

探索，剑走偏锋，他敢写别人不敢写的事，敢于打破常规，用剑辟出一条创作的新路。

《成都传》把城当做一个人来书写，就是蒋蓝剑走偏锋。做非常创举之事，定成非常创举之功。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给予了《成都传》高度评价：给一个城市写传是很难的，而蒋蓝在资料的使用、内容的取舍、谋篇与布局、故事的讲述、严肃和有趣、知识和可读等方面，却把握得当，张弛有度。《成都传》书写生动活泼，政治人物一笔带过，对人物、史迹、风物却尽情地描述，几乎就是成都文化的一部“百科全书”。

蒋蓝纵横时间和空间，全面、深入、立体、细腻地剖析了成都这座城的史迹、风物。情思结合，在思想穿透力的前提下，还注入了情感和灵性。《成都传》不仅是研究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，更有超常的文学价值。

初冬的成都，依然花木扶疏。小雪这天，阳光灿烂，我翻开《成都传》，在油墨香中看到成都带着昔日的故事和车声，带着史迹、风物，带着司马相如等历史人物，正从历史的光阴里，缓缓而来。

在乡下散步的时候

□ 潘鸣 (德阳)

防控、将封闭管制时间和范围尽量压缩在有限范畴。我所在的社区属“低风险区”，手机健康码踏实地绿着，出行自由。为保险，戴上口罩，驱车自我“封闭运行”。一路顺畅，不到半小时，已行至小汉一带。将车子小心泊于一条村道旁，下车漫步前往田园村舍深处。

放眼眺望，川西坝子的乡野景象如同宽幅式广角电影镜头般恢宏。沃野茫茫，一马平川，地貌上一点皱褶也没有。每一块田地都培得极精细。自动喷洒水莲头、微型气象监测仪、紫外线灭虫灯、地膜覆盖平衡棚，一抹抹新的笔墨，亮眼地点缀在传统农耕的画卷中。新一茬大田作物小麦、油菜初抽苗苗，透着青葱嫩绿；青笋、萝卜、蒜苗、豌豆尖一应时令蔬菜茎叶欣欣。看得出壤间生灵们滋养很是丰润。苗架长势匀称，植株个头一崭齐，像发艺师精心打理出的酷炫发型。黑色路面的机耕道纵横交错，U型农渠渠银练般一路缠绕。村路上静悄悄，没有农机具往来穿梭轰鸣作业。冬日的庄稼地不需要外力过

猛催生，大自然的势能有张弛适度的调节。田野中心矗立着醒目的大幅标牌：现代农业示范园。走进一片村舍，细观农家建筑成色，应该是近年新农村建设改造过，却没有像别处所见那样大集中或统一定制成水泥楼。院落自然抱团，青瓦小平房，四合白墙院，保持着川西乡居清新拙朴的传统神韵。竹林盖家家都有，密密匝匝的慈竹交织在各家后龙门，竹身婉约修长，尖梢一概弧弯，像是有隐身鱼翁在那里执竿垂钓。一些院落墙边，还有从丛芭蕉，此物不耐寒，霜冻未降，已然枯瘦，色泽质感似若铸铜铸铁。不过毋庸担心，来年春风一吹，它们又会簇拥一片葱茏。芭蕉远不如竹木的实用功能，人种它，纯属生活中的信手随笔，无用之用。劳作之人，如今也自有雅趣的。

忽闻一迭声啼鸣：“咯咯咯，咯咯咯……”一只鸡窝刚生了蛋，扇着翅膀跳出一户院门，冠子通红，叫声里张扬着建功的炫耀。有老妇人闻声跟出来，爱怜地呼唤着，顺手赏一把稻谷。这场

每当季节交替之时，我都要独自去城外田野里走走看看，领略一番四时嘉兴、景随时移的况味。这样的习惯，已保持了多年。

“在乡下散步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是神。”在一本书上曾偶然读到歌德的这句话。这位以歌剧《浮士德》享誉世界的十八世纪德国天才作家，显然也对原野田园间的悠游情有独钟。大师的故乡法兰克福美茵河畔的乡村，多年前曾有幸前往观瞻过。绿草如茵、舒缓起伏的牧场，大片大片的葡萄园(连风掠过嘴唇都是甜滋滋的)，溪水里黑天鹅成双双对对欢快游心，乡村教堂哥特式塔楼的尖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……两百多年前歌德生活的时代，工业革命尚未燎原，欧陆原野，应该更为原生态。

然而，我们川西平原的乡村风情，又自成另一番独特韵味——即便是在冬季已肃然启幕的时令。

近日家乡疫情出现多点散发态势，城里几处街区，前两天也有个别确诊病例。但政府精准

景让人心中一动，就冒出小欲念。上前打个招呼，试着探问：

“婆婆，您家有土鸡蛋卖吗？”

“有倒是有的，留作自家吃的。”老妇人打量我一眼，纠结片刻，复又转言：“真想买?匀一些给你也要得。”心生欢喜，道着谢，问卖价多少。“……15元一拾，行不行?”婆婆显然出门少，缺乏当今农贸市场交易常识，鸡蛋论“拾”卖，都是哪年辰的事了?不过，这样的老话从一脸慈祥的农家婆婆嘴里出来却一点也不违和，反而让人感到一种久未领略的日式诚恳和善良质朴，挺温暖的。

接下来的乡间散步，手里就多了一篮子新鲜出窝的土鸡蛋，路过一块蔬菜地，几位妇女正在采割折耳根。见我举止怪异，一齐停手直起腰身向我行注目礼，还笑嘻嘻地相互交头接耳。我一时间有点不自在，手不手不脚不脚的，别扭地穿越村妇们火辣辣的目光封锁线。

我想，她们或许会猜，这个提一篮鸡蛋的城里男人，是去哪家走亲戚么?

外婆的乐山

□ 陈新 (成都)

母亲，这朵来自城市的娇花，从此在泥泞而艰辛的贫穷沼泽中挣扎。而这时源源不断的资助，便来自遥远的娘家，来自外婆的乐山、舅舅的乐山、姨妈的乐山。

乐山，在我心中是一种神奇且温馨的存在，是眼泪、牵挂和向往的存在。

但那个时候要去乐山，是何其难啊。

从南充到乐山，必须经过成都。南充、成都与乐山，在一个三角形的三角顶点之上。

当时从南充到成都不通火车。从南充出发，客车在国道318线上摇呀摇，要经过十多个小时才能到成都。而要到了乐山，又要摇七八个小时，所以通常会成都住一宿。

陌生的人潮，陌生的世界，陌生的眼前，陌生的未来……16岁出门远行的胆子，瑟缩且孤独地穿行在陌生之中，奔向心中亲缘的城市。

理想中的乐山是美好的。但千思万想后出现在眼前的乐山却超出我的想象，它除了是一座旅游城市，一座交通情况令人头痛的旅游城市，有世界第一大佛之外，也许还没有南充好。城市很小，街道逼仄，屋舍破旧，卫生情况差强人意。城市格局也是波浪起伏。

彼时的乐山，无非只有人民西路、人民南路、人民东路，人民北路，叮咚街等几条稍微像样的街。这座城市滨水而居，由水码头发展而来。嘉州嘉定，虽特色鲜明，但依今之眼光看昔之该市，仅一大镇尔。

乐山，一次又一次如外婆般拥我入怀的乐山……已不再陌生。

我也欣喜于有着厚重岁月包浆的乐山，在一天天变化，就如春天的风景，在暖阳的润泽下，蓬勃盎然地焕发新绿。亦如全国的城市面貌一样，一天天变得更好起来。

2009年，我带着幼子，陆尚健的父亲坐着旅游客车，在已经变得宽阔的公路上奔驰，重回乐山，这时的乐山已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二舅不在了，我只能坐在车上对通江江河地名所在望了一眼又一眼，而没有下车去寻找旧迹。然而目光所见，已然不见任何旧貌，取而代之的是崛起的新城。

2014年，我又去乐山，随行的还有哥哥和儿子。乐山通火车了。这次挺快捷的，从成都东站出发，坐动车，不到一个小时便到目的地。而乐山的城市建设更是翻天覆地，城域大扩容，高楼林立，道路宽阔，城市绿化也很上档次，有一种大都市的感觉……

虽然，母亲的生命时针，已经停摆了30多年，但母亲的乐山，我从未见过的面的外婆的乐山，依然是我心中感情最深、分量最重的城市之一。

爰自灵魂，爰自血脉。乐山之爰，在岁月深处，愈加沉郁。

当然，本是一座旅游城市的乐山，也在时代的进步中，愈发成为了美景。